

建国60周年优秀中篇小说图文本

# 高山下的花环

李存葆〇著 许勇 顾莲塘 陈苏平〇绘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 高山下的花环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高山下的花环/李存葆著；许勇，顾莲塘，陈苏平绘。  
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9  
(建国60周年优秀中篇小说图文本)  
ISBN 978-7-5322-6439-1  
I. 高… II. ①李… ②许… ③顾… ④陈… III. 中篇小说—  
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21134号

---

策 划： 李 新

小说作者： 李存葆

绘画作者： 许 勇 顾莲塘 陈苏平

书名题字： 许 勇

装帧设计： 陈 楠

责任编辑： 庞先健 张琳海

技术编辑： 殷小雷 杜廷华

书 名：**高山下的花环**——建国60周年优秀中篇小说图文本

出版发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社 址：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

印 刷：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12.875

版 次：2009年9月第1版

印 次：200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0001—5000

书 号：ISBN 978-7-5322-6439-1

定 价：36.00元

## 追逐灵魂的合作 ——编者的话

与共和国同龄的人们在其少年时代都一直自豪地认为他们生逢其时，能够和新中国一起成长是多大的幸福。当代青年人的青春多和“美丽”一词相会，而在那时毛主席“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声音激荡起了豪情万丈，“壮丽”的未来幻影成了那一代人青春的代名词。我也是这一批人当中的一个。

怀旧，很容易被人视为你已经老了。在建国60年来临之前，我和我的同事们决定策划出版一套纪念性图书，我们还是想到把历史的轨迹整理成经典。知青的岁月、农场的风雨以及军旅的烽火刻骨铭心，几乎是一代人青春的全部，也是共和国60年历史中重要的历史时段，用苦难和壮烈的文学艺术记录和纪念这一时期会给后人留下具有震撼的真实生活，怀旧，也就和责任结合在一起了。

近年来，高科技的发展使人们的阅读习惯和阅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当今的青年一代，图像信息在他们阅读里占了相当的比率。对于我们出版人来说，仅仅沿用过去的传统方式复制原著，显然很难扩大它的影响和达到我们的预期目标，我们马上想到了连环画。连环画艺术在20世纪80年代也曾出现了一个创作高峰，几乎所有的优秀画家都用手中的笔参与了绘制，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艺术作品。应该说，它们本来就和文学原著是一对相互依存的兄弟。现在如果把杰出的文学作品和它的杰出的连环画作品在同一版本聚合，编成一种新的图文绘本，让艺术元素和文学描述产生互动的阅读效果，正和时代特色相符合。这一创意很快也得到我国优秀作家和画家支持和配合，于是就有了今天的这些书。当然在编制作品时，出版人的工作付出大大超出我们的当初设想。可是，能用更多的信息量来丰富和加强对那个时代的理解和感悟始终牵绕着编者的心。这一次，文学家、画家、出版人的合作是感触灵魂的合作，其实也是追逐灵魂的合作，希望我们三方的努力能够让更多的人感念那个时代。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总编辑 李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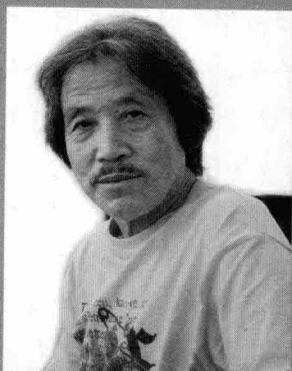
2009-8-6

吉存雍



**李存葆**，山东五莲人，生于1946年2月。1964年应征入伍，1986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中共党员，少将军衔，为专业作家，文学创作一级，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历任战士、班长、排长、新闻干事，济南军区文工团编导，济南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主任，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第六届人大代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六届、第七届副主席，军事文学委员会委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摄影协会会员，全国第六届青联委员，《山东文学》等全国性报刊的顾问。1983年被评选为全国十大新闻人物，1986年曾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率团出访日本。

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曾被五十多家报刊转载，获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山中，那十九座坟茔》获全国第三届优秀中篇小说奖；长篇报告文学《大王魂》获“中国潮”文学奖；散文《我为捕虎者说》获第一届韩愈杯散文大赛一等奖、全军八一新作奖一等奖；散文《鲸殇》获第六届《十月》文学奖及首届孔子杯散文竞赛一等奖；《大河遗梦》获第二届韩愈杯散文大赛一等奖及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散文、杂文奖；电影文学剧本《高山下的花环》获全国第五届电影金鸡奖及最佳编剧奖；《百年老屋》获全国优秀电影剧本奖。此外，还有《沂蒙九章》、《沂蒙匪事》、《丹青十字架》、《祖槐》等他或他与别人合作的作品，发表或出版后得到普遍好评。其小说译有英、美、法、日、俄等国外文版本。



徐勇



顾莲塘



陈生

**许勇**，山东青岛人，生于1933年11月，别名：许涌。擅长中国画、连环画。1953年入东北美术专科学校，1956年在浙江美术学院进修。历任鲁迅美术学院教授、辽宁省美术家协会顾问。上世纪50年代末就以饱满的创作热情、旷达的胸怀、开阔的视野和深厚的学养及对美的执著追求，创作了一大批有影响的大型中国历史画，如《戚继光平倭》、《郑成功收复台湾》、《金田起义》、《义勇军进行曲》等名画。其中《出发前》获青年美展一等奖，《群众的歌手》参加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展。他尤以画马著称于世。画笔和墨汁灵巧的运用，精细的线条与大胆的泼墨技巧的结合，使得其作品在似与不似之间，真与不真之处，展现出神奇的魅力。其连环画作品《白求恩在中国》（与许荣初、顾莲塘、王义胜合作）在全国第二届连环画创作评奖中获绘画一等奖；连环画作品《嘎达梅林》（与顾莲塘、赵奇合作）在第六届全国美展中获连环画银牌奖。此外还有《神秘岛》、《高山下的花环》（合作）等连环画作品。出版有《马和艺术》、《速写》、《女性人体美与造型艺术》、《画马集》、《许勇画集》等。

**顾莲塘（1935—1994）**，祖籍辽宁沈阳，生于黑龙江穆棱。曾用名：顾世铁，字号：铁子。1958年毕业于东北美术专科学校工艺系装潢专业，后留校任教。历任鲁迅美术学院版画系副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曾在北京荣宝斋进修木刻水印。他主张艺术应该反映现实生活，并对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前进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代表作《蒙古骑兵战》（工笔重彩中国画），藏于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一代天骄》（工笔重彩中国画），发表在漓江出版社出版的《中青年画家作品自选集》中；《李自成进北京》（工笔重彩中国画），藏于陕西李自成纪念馆。连环画作品《白求恩在中国》（与许荣初、许勇、王义胜合作）在全国第二届连环画创作评奖中获绘画一等奖；连环画作品《嘎达梅林》（与许勇、赵奇合作）在第六届全国美展中获连环画银牌奖。此外还有《怎样画速写》（与贲庆余合作），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解剖·形体·动势》，黑龙江美术出版社出版；《顾莲塘谈连环画》，中国连环画出版社出版。

**陈苏平**，祖籍河北安国，1957年生于江苏苏州。1960年回东北，1965年定居沈阳。上中学后，开始跟王云光、顾莲塘等先生学画，1976年中学毕业，在工厂做了两年徒工之后，于1978年考入鲁迅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四年后毕业，留校任教；1986年在鲁迅美术学院中国画系读研究生，师从许勇先生，1989年毕业，留校任教至今。现为鲁迅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教授。

# 关于军事文学的底色

李存葆

人生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自《花环》在《十月》刊出至今，转眼已二十二年了。翻阅当年的照片，不能不令我产生白发之叹。

《花环》在《十月》发表时，同期配发了我的近六千言的《篇外缀语》，对这部稿子，我早已无话可说了。据当时的报纸披露，全国有七十四家报纸全文连载了这部小说，五十多家剧团改编成剧目上演，有话剧、评剧、歌剧、舞剧等等。我依稀还记得，《上海青年报》在1983年暑假期间，用了十几个版的宝贵版面，一次将《花环》全文刊出，印了七十多万份。这之后，曾有八家出版社（其中有三家为部队出版部门）出版了《花环》单行本，累计印数逾千万册……今天看来，这都是匪夷所思之事。

如今，当功利之心和尘俗之念急剧膨胀，当超然物外的文化想象力日渐萎缩，当英雄的灵光已被某些人视作骗子的烟雾，当悲壮的故事已变为明日黄花，我再重谈《花环》，实是惹人见笑了。的确，由于受时代的局限，也由于我艺术功力的不足，《花环》在人性开掘，在文化底蕴等诸多方面，都不难看出它的缺憾。但是，我们发现，近些年来，军事文学又日见繁荣，一大批反映各军兵种、军队各个历史时期生活的电视连续剧赢得了众多的观众，有十余部称得上优秀军事文学的长篇小说，不仅吸引了评论家的目光，也颇受广大读者欢迎。由此，我想到：军事文学的魅力仍在于它英雄主义的底色。

自人类伊始，英雄主义就存在并被人类所崇尚。最初，仅是缘于生存的艰难和生存的渴望，因为命运总是格外眷顾那些勇敢和充满生命张力的个体和群体。英雄主义成为一种价值判断和道德规范，是在人类建立了有序且动荡的社会体系，尤其是国家和领土的概念出现之后。莎士比亚说：“勇敢是世人公认的最大美德，有勇的人是最值得尊敬的。”他还说：“感发人心的忠勇，可以使一根纺线竿变成一柄长枪。”英雄主义历来是人类文明和人的精神的主旋律之一。当人类以审美的眼光看待英雄主义的时候，它已经以集体记忆中的一份组成，而被编码融进人类生命的基因中了。

国家不同，民族不同，英雄主义的内涵当然不会完全一样。但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民族不倡导他们的军队和人民，去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献身的。就拿以现代科技虎视并称霸世界的美国军队来说，在当今战争中追求的是零伤亡，但他们在酷似实战的日常训练中，每年都有数千名士兵献出生命。

英雄主义始终是我国军事文学创作最绚丽夺目的一个主题。这是由军事文学特别是战争文学的特性所决定的。血与火的战争中，常常能把人生最严肃的命题，诸如国与家、群与己、誉与毁、理与欲、浮与沉、生与死……统统集中摆放在你的面前，让你做出抉择；血与火的战场上，常把人生的经历最大限度地浓缩在一起，爱与恨、喜与悲、无畏与恐惧、高尚与卑劣等人类的一切情感也无不在这战争这一特定环境下被大大强化。上述的一切，有的人在十年、五十年甚至在一生中都不见得能全部经历，而在战场上，人们只需要几天，甚至几小时几分钟内就把这些全部体味了。正义的战争也常使人的情感在瞬间发生“核裂变”，而这些情感的“爆片”上无不闪耀着英雄主义的色泽。

意志和毅力是衡量人的灵魂轻重的天平，自制力是人的美德的保障与支柱。一个没有自制力的人，很难实现有价值的人生。作为一支人民的军队，作为一个武装集团，它必然要求所有的成员具有超出常人的意志、毅力和自制力。即使在和平环境中，军队也须以它铁的纪律和艰苦的磨炼，去不断向人的意志、毅力和自制力的极限挑战，在这种挑战中，尽显英雄本色。

英雄主义是军事文学的风骨，失却风骨也便失却了军事文学的魅力。

一个没有哲学巨子的民族，是个精神瘫痪的民族；同样，一个没有伟大英雄的民族，也只是患有“软骨症”、毫无出息的生物之群。当今，我们这个英雄辈出的民族正处在历史大转折的时期，当物质的大厦遍地而矗时，我们民族精神的华殿也应巍峨齐高，这两者愈是出现反差，我们愈应呼唤英雄主义。

——李存葆《十月典藏品·橙卷》·2004年

记不清哪朝哪代哪位诗人，曾写过这样一句不朽的诗——  
“位卑未敢忘忧国”。

——作者题记

## 引子

在哀牢山中某步兵团三营营部，在赵蒙生的办公室里，我和他相识了。

寒暄之后坐下来，便是令人难捱的沉默。赵蒙生是这三营的教导员。他出生于革命家庭，其父是位战功赫赫的老将军，其母是位“三八”式的老军人。三年前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他荣立过一等功。三年多来，他毫不艳羡大城市的花红柳绿，默默地战斗在这云南边陲。另外，他还动员他当军医的爱人柳嵒，也离开了大城市来到这边疆前哨任职。

在未见到他之前，军文化处的一位干事简介了上述情况之后，对我说：“你要采访赵蒙生，难哪！他的性格相当令人琢磨不透。他的事迹虽好，却一直未能见诸于报章，原因就是他多次拒绝记者对他的采访！”

脾气怪？搞创造的就想见识一下有性格的人物！

见我执意要去采访，文化处那位干事给赵蒙生所在团政治处打罢电话，又劝我说：“李干事，算了，别去了，去也是白跑路。团政治处的同志说，三天前赵蒙生刚收到一张一千二百元的汇款单，那汇款单是从你们山东沂蒙山区寄来的。赵蒙生为



他出生于革命家庭，其父是位战功赫赫的老将军，其母是位“三八”式的老军人。

那汇款单的事两宿未眠，烦恼极了！”

一张汇款单为啥会引起将门之子的苦恼，这里面肯定有文章！于是，我更是毫不迟疑地乘车前往。

此时，我虽见到了他，但他一句“没啥可谈”，便使我吃了“闭门羹”。

坐在我们一旁的是营部书记<sup>①</sup>段雨国。像是为了要打破这尴尬的局面，他起身给我本来是满着的茶杯，又轻轻添进一丝儿水。

赵蒙生仍是一声不吭。他是个非常英武的军人，从体形到面容，都够得上标准的仪仗队员。显然是因为缺乏睡眠的缘故，此时他那拧着两股英俊之气的剑眉下，一双明眸里布满了血丝，流露着不尽的忧伤和悲凉。难道还是为那汇款单的事而苦恼？

也许他也受不了这样的沉闷，他摘下了军帽。我这才发现他额角右上方有道二指多宽的伤疤。我正琢磨着该怎样打破这僵局，想不到他竟开口了：“听口音，您像山东人？”

“对，对。我老家离沂蒙山不远呢。”

“您在济南部队工作？”

“我是济南部队歌舞团的创作员。”

“那么，您怎么会来这云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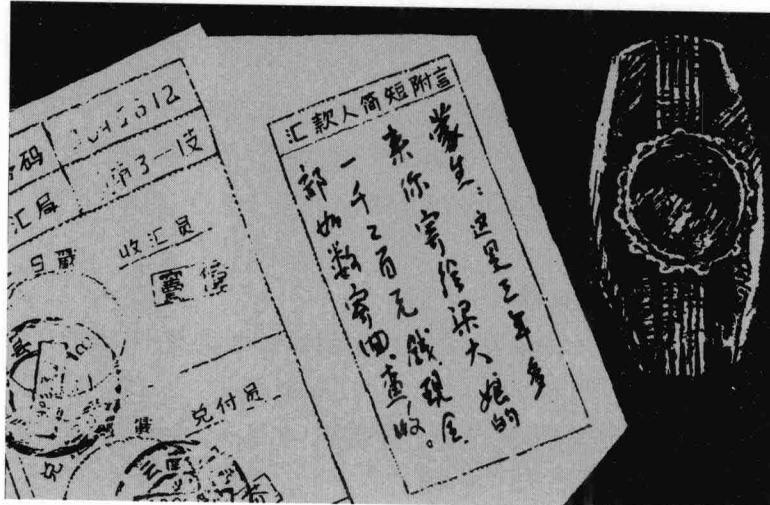
我连忙告诉他，三年前的初春，在总政文化部的统一组织下，我曾有幸来过这云南前线跟随参战部队，经历了那场世界瞩目的对越自卫还击战。我这次来的目的，是想访问一些三年前在战场上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如今又是怎样生活和战斗的……

“噢。”他出于礼貌点了点头。

见采访火候已到，我忙说：“赵教导员，您能否给我谈一谈，您是怎样说服您的爱人柳岚同志来边疆的……”

“啥？让我瞎吹柳岚呀！那真是可悲可叹！”他连连摇头，自嘲地接上道，“柳岚回去休探亲假去了，她现已超假二十多天未归队！我们正准备打报告给她处分。

<sup>①</sup>营部书记是作文书工作的，相当于排职干部。



正是那张一千二百元的汇款单！汇款单是从山东沂蒙山区枣花峪大队寄来的。上面写有简短的附言。

小段，你证实，这可不是瞎说吧！”

书记段雨国约有二十三四岁，白皙的脸蛋上挂着书生气。他很是认真地对我说：“对。柳军医超假已二十天了。可她有病假条。”

“那病假条绝对是骗人的鬼把戏！”赵蒙生愤慨地对我说，“柳岚军医大学毕业后分到我们这里还不到一年，就多次嚷着要脱军装转业，说这里绝对不是人住的地方。看来，要让她继续留在这边防，那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他说罢，又陷入了痛苦的沉思之中。

眼下是三月，我临离开济南时刚见过一场大雪，而这地处亚热带的滇边，竟是酷热难当了。屋外，树上知了的叫声响成一片，我心中涌起阵阵燥热。看来，我这次采访也将是毫无收获了。

过了会儿，他竟又开口了：“既然您是从山东来的，那么，先请您看看这……”

他递给我的，正是那张一千二百元的汇款单！汇款单是从山东沂蒙山区枣花峪大队寄来的。上面写有简短的附言：

蒙生：这是三年多来你寄给梁大娘的一千二百元钱，现全部如数寄回，查收。

“汇款单是前天寄来的。我真搞不清梁大娘为啥把钱全部退给我……”赵蒙生用拳头捶了下头，脸抽搐着，痛苦异常。

沉默了一大会儿，他才静下心来对我说：“在自卫还击战前前后后，我有过非常寻常的经历。也许有了那段经历，我才至今未离开边防前哨。”稍停，他望着我，“您要有兴趣的话，我倒可以把那段经历讲给您听听。”

我连连点头：“好。您讲吧。”

他站起来：“先请您看一下这两幅照片——”

我这才发现，他的办公桌上方的墙上，并排挂着两帧带相框的照片。他指着左边的相片说：“这张放大了的六寸免冠照，是我要讲述的故事中的主人公，他名叫梁三喜，老家在山东沂蒙山。他原是我们三营九连连长，在还击战中壮烈殉国。当时，我是九连的指导员。”

还未等我仔细端详烈士的遗容，他又指着右面那张十二寸的大照片说：“这是梁三喜烈士一家在他墓前的留影，这衣服上打着补丁的白发老人，是烈士的母亲梁大娘。这身穿孝服的年轻媳妇，是烈士的妻子韩玉秀。玉秀怀中抱着的是梁三喜未曾见过面的女儿，名叫盼盼。”

我们又坐下来。赵蒙生的表情仍很沉重。

我从旅行包里取出小型录音机，轻轻装上了磁带。然而，赵蒙生却向我摆了摆手：“别急。在我讲述之前，我得向您提出三点要求，当您认为我的要求您能接受时，我才有可能对您讲下去。”

“哪三点呢？”我轻声问。

“其一，当您把我讲述的故事写给读者看的时候，我希望您不要用华丽的词藻去打扮这个朴实的故事。要离部队的实际生活近些，再近些。文学是要有审美价值的，而朴实本身不就是美吗？”

想不到眼前这位教导员竟如此有文学修养！他说的全乃行家之言，我当即点头同意。

“其二，当前读者对军事题材的作品不甚感兴趣。我看其原因是某些描写战争



沉默了一大会儿，他才静下心来对我说：“在自卫还击战前前后后，我有过非同寻常的经历。也许有了那段经历，我才至今未离开边防前哨。”



我这才发现，他的办公桌上上方的墙上，并排挂着两帧带相框的照片。



的作品却没有战争的真情实感，把本来极其尖锐的矛盾冲突磨平，从而失去了震撼读者心灵的艺术力量。别林斯基说过，缺乏戏剧性的长篇小说，是生气索然而沉闷的。这话有道理。但有的作者为追求戏剧性，竟凭空编造故事，读来则更令人感到荒诞不经。这里先请您放心，我的亲身经历，本身已具备了戏剧性。不过，在我进行必要的铺垫和交代时，您开始会感到有点儿沉闷，但希望您不要打断我的讲述。我请求您耐心地听下去。您最终便会知道，这个真实生活中发生的故事，即使石头人听了也会为之动情，为之落泪的！”说罢，他望着我，“您能不加粉饰地把它记录下来吗？”

我再次点头表示从命。

“其三，在这个故事中，我和我妈妈都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您必须如实描绘生活中的‘这一个’，如果您稍将‘这一个’加以美化的话，这个故事不是大减成色，便是不能成立了。因此，这是三点中至关紧要的一点。”

我大惑不解。

这时，书记段雨国对我说：“在教导员讲述的故事中，我也是个很不光彩的角色。但我也诚恳地企望，您切莫对我笔下留情！”

呵，又出来一位“这一个”，我更不解了！

“我提的三点，尤其是第三点，您能接受吗？”赵蒙生催问我。

我急于听到下文，连忙点头同意。

以下，便是赵蒙生的讲述——

